

中國古典名著譯注叢書



中華書局

老子註譯及評介

修訂增補本

陳鼓應 著

中國古典名著譯注叢書

老子註譯及評介

修訂增補本

陳鼓應
著

中華書局

圖書在版編目(CIP)數據

老子注譯及評介(修訂增補本)/陳鼓應著. —北京:中華書局,1984.5(2017.3重印)

(中國古典名著譯注叢書)

ISBN 978-7-101-00413-7

I. 老… II. 陳… III. ①老子-注釋②老子-著作研究
IV. B223.1

中國版本圖書館 CIP 數據核字(1999)第 14236 號

本書中文繁體字版權

由美國商務印書館及台灣商務印書館授權出版發行

中國古典名著譯注叢書

老子注譯及評介

(修訂增補本)

陳鼓應 著

*

中華書局出版發行

(北京市豐臺區太平橋西里 38 號 100073)

<http://www.zhbc.com.cn>

E-mail: zhbc@zhbc.com.cn

北京瑞古冠中印刷廠印刷

*

880 × 1230 毫米 1/32 · 16 1/4 印張 · 3 插頁 · 340 千字

1984 年 5 月第 1 版 2009 年 2 月北京第 2 版

2017 年 3 月北京第 22 次印刷

印數:190001-210000 冊 定價:46.00 元

ISBN 978-7-101-00413-7

老子畫像



吳興趙孟頫書并畫

修訂重排版說明

一九八三年北京中華書局曾將本書以繁體字排版發行，在此之後，因戰國中期郭店老子竹簡出土，我對文本的解讀進行了一些修訂，由臺灣商務印書館發行第三次修訂版。二〇〇三年北京商務印書館以簡體字排版印行。在此基礎上，北京中華書局吸收了新修訂內容，並改正了排印錯誤的字句。中華書局這次繁體字的重排本，是我最滿意的一個修訂本。

老子的繁體版能在內地再度發行，我要十分感謝中華書局副總編輯顧青、哲學編輯室主任張繼海及編輯朱立峰等各位先生的費心協助，在此一併致謝。朱立峰先生為本書新編了索引，尤當銘感。

陳鼓應

二〇〇八年十二月於臺灣大學人文高等研究院研究室

北京商務重排版序

早在一千三百五十多年前，老子的書就被譯成外國文字，那是唐太宗時代，高僧玄奘與道士成玄英等將老子譯爲梵文。近代以來，西方學人遂譯外國典籍，最多是聖經，其次就是老子。當代自馬王堆漢墓發掘兩種帛書老子，及最近湖北郭店戰國楚墓出土三種老子摘鈔本以來，世界各地的專家學者更加熱切地發表論著或譯成各國文字。本書也因竹帛老子的問世，進行了多次的修訂。

本書初稿完成於一九七〇年，由臺灣商務印書館印行。數年後馬王堆帛書老子出版的消息傳來，但是由於當時臺灣尚處於戒嚴時期，大陸出版品在嚴禁之列，直至一九七九年我旅居美國，才得以看到有關帛書探討的書籍文章。我在加州大學柏克萊分校作研究的數年間，運用該校中文部圖書館的有關藏書，對拙著進行首次大幅度修訂，參照馬王堆帛書老子進行逐章修訂。校定稿於一九八三年由北京中華書局以繁體字排版發行。

一九八四至一九九六年間，我在北京大學講授老莊哲學課程時，陸續發現注譯方面有不少尚待訂正之處。一九九七年春，我因平反復職重回母校臺大哲學系任教；一九九九年秋天，又到布拉格查爾斯大學講授老子課程，在此期間，筆者對本書再次進行大幅度修訂。此次修訂仍以王弼通行本爲底本，參照帛書及郭店本，作了全面審慎的修改。這是第二次對本書做出大幅度的修訂，修訂後由臺灣

商務印書館於二〇〇〇年以繁體字排印。

本書的出版權已經由北京商務向臺灣商務取得，以簡體字體印行，在排印校對期間，我又作了少許訂正，作為一個作者，這是我自己最滿意的一個定本了。

承蒙總經理楊德炎先生面允，北京商務將陸續出版我的多種著述，這對我是莫大的鼓勵。有關排印等各項事宜，獲著作室主任常紹民先生費心協助，一併感謝。

二〇〇二年十一月於臺大哲學系研究室

三次修訂版序

一九七三年湖南長沙馬王堆漢墓出土一大批帛書，其中帛書甲、乙本老子尤引人注目。豈料二十年後，一九九三年湖北荊門郭店村戰國楚墓又出土了為數眾多的竹簡，其中竟然出現三種老子摘抄本。消息傳出，舉世學子奔走相告。這批比馬王堆帛書早上百年的珍貴文獻，終於在一九九八年五月彙編成冊（郭店楚墓竹簡），由北京文物出版社印行問世。我們能目睹這一世界最古老的老子抄本，何其有幸！

郭店楚墓整理者彭浩先生根據竹簡形制及長短不同，將多種簡文老子分成甲、乙、丙三組，這三組老子摘抄本字數約當今本三分之一。章次安排與今本大不相同。拿通行本來仔細核對，可以發現章次雖迥異，但各本文義順序及其內容基本一致。三組簡文抄寫內容上各不相複，僅有一節相應於通行本六十四章下段文字，重出於甲、丙組中，兩相對比，丙組中的文句與馬王堆帛本及通行本接近。通體觀察，我們認為甲組文義接近老子祖本，它的抄寫年代，距離老聃逝世可能僅百餘年。

郭店簡文老子的問世，不僅打破了老子晚出說的謬誤，也大大擴展了老學寬廣的倫理空間。中外學者在這些方面紛紛發表專文討論，讀者有興趣，請參看鼓應主編的道家文化研究十七輯專刊郭店楚墓老子專題研究。

在多種通行本中，王弼本對歷代影響最大。所以本書仍以王本為主，參照其他各古本進行校釋。年前曾據馬王堆帛書本，做了一次審慎的修改，如今郭店簡本的公佈，我不得不再次進行修訂。

一九九九年一月於臺大哲學系

二次修訂版序

本書於一九七〇年初版，三年後曾略作修訂。由於我長期滯留海外，自一九七三年修訂後，迄未改版。我在北京大學多次開設老莊哲學課程，對於本書「注釋」部分早就感到有重新修改的必要。前年夏天，我回到闊別十四年的臺北，承商務總經理張連生先生面允，修改後重新排版由臺灣商務印書館一家出版。我遂於去年秋冬着手整理，日前完稿。這次修訂，主要在「注釋」部分進行了較多的更改，而「引述」部分，仍維持原樣，以保持我先前的觀點。我在寫這序文時，獲悉湖北荊門市出土了一批比馬王堆漢墓帛書更早的竹簡，其中與老子有關的殘簡尤引人矚目。該墓葬早至戰國中期，是則古史辨派學者所謂老子成書晚期說，更加不能成立。此前，我曾多次為文力主老子為老聃自著，其成書早於論語（近年來我曾發表過老學先於孔學、老子與孔子思想比較研究、老子與先秦道學各流派、論老子晚出說在考證方法常見的謬誤、墨子與老子思想上的聯繫等文，前三文收在拙著老莊新論書中，後兩文刊在道家文化研究第四、五輯。我對老學有些新的觀點，則尚未成文）。

近五六年，在我已發表的論文裏，有兩個論題引起學界廣泛的爭論：一是易傳學派性質的問題，一是道家主幹說。前者，我連續寫了十幾篇文章，推翻易傳是儒家作品的舊說，而論證它是道家學派之作（現已彙集成冊易傳與道家思想，在臺灣商務印書館出版）。後者，我曾撰文論說中國哲學的主幹部

分是道家思想而非儒家。今後的幾年我將在這一課題上，繼續探討。在我近來寫的文章裏，我曾一再提到老子是中國哲學之父，認為中國「哲學的突破」始於老子。事實上，對於整個中國哲學史，越往下探索，越深入研究，就越會認識到老子在中國哲學史上的影響，遠超過其他各家。

中國古典文化譯成外國文字，以老子的譯本最多，時至今日，每年仍有多種不同的老子譯本問世。在衆多研究著述中，對老子原文的闡釋，也常出現仁者見仁、智者見智的現象，拙著也只是提供一得之愚，尚祈專家學者不吝指正。

一九九六年春於臺北

增訂重排本序

一

本書初版，一九七〇年在臺北商務印書館印行，迄今已發行十餘版。七三年底曾加修訂，七四年初便傳來長沙馬王堆漢墓發掘到兩種帛書老子寫本，但帛書本的整理全文，直到七六年才有機會看到。年前來到海外，便留意搜集有關帛書老子方面的討論文章，可惜數量不多，一年多前才在舊金山中文書店購得吉林大學張松如教授新作老子校讀，這是自帛書本出土後對老子經文校釋工作較完備的一部著作。去年秋天，我去芝加哥大學一個學期，得便利用芝大遠東圖書館藏書，着手修訂本書，今年年初回柏克萊，使用加大中文圖書館藏書繼續完成了增補工作。

本書的增訂，主要在〔注釋〕部分，〔引述〕部分則基本上仍保持原來的觀點。〔注釋〕部分，一共補入了一百九十多條。為求廣集老學專家的見解，重讀王安石老子注、王夫之老子衍及嚴復老子道德經評點等書，加以選集。但增補重點，乃在當代學者的著述，包括近年來發表在各學報上的專文，而帛書出土後的有關書籍，是增訂本書的主要參考資料。

帛書老子有兩種寫本，現在分別稱為甲本、乙本。甲本字體介於篆書和隸書之間，推算抄寫的年

代，至晚在漢高祖時期，約公元前二〇六年至公元前一九五年間。乙本字體是隸書，抄寫年代可能在惠帝時期，約公元前一九四年至公元前一八〇年間。這兩種寫本，距離現在都已兩千多年，是目前所見到的老子一書的最古本子。老學專家嚴靈峯教授在肯定帛書本為「歷史上所保留珍貴古物」的同時，曾評論說：「如果從其內容上加以探究，帛書老子却具備了譌字、脫文、衍誤、錯簡之諸種缺點，明白地說：是一種從來最古的本子，但却不是最好的本子。」我很同意這種看法。因此我仍以王弼本為藍本而參照帛書本加以校訂，並與張松如教授持同樣態度：「以帛書為權衡，而不泥古。」

帛書本的譌誤、脫字、衍文屢見（詳見「帛書整理小組」對甲、乙本釋文的注釋及嚴靈峯編著馬王堆老子試探）。譌誤之處，最明顯的如：第八章「水善利萬物而有爭」，「有」字誤，當作「不」。第十一章「五色使人目明」，「明」字誤，當作「盲」。以衍文而言，如第一章帛本作：「恒無欲也以觀其眇，恒有欲也以觀其所噉。」甲、乙本「噉」上俱衍「所」字，「也」字亦疑衍文。「所」字衍，無關緊要，但「也」字衍，則因句讀不同而文義大異，這裡就產生了很大的爭議性。宋以來的學者，多以「恒有」「恒無」斷句，「欲」字連下，和甲、乙本不合。自王安石開始，以「有」「無」為讀，蘇轍以「欲」作「將」字解，范應元亦主「常無」「常有」斷句。其後明、清學者（如王樵、俞樾、易順鼎等）及近代老學專家（如馬敘倫、高亨、朱謙之、嚴靈峯等），均主「有」「無」為讀。帛書出土後，學者多從「無欲」、「有欲」斷句，然嚴靈峯獨排眾議，以為「老子觀物方法，以虛靜為本，常常有欲之人，自難虛靜；何能「觀妙」、「觀微」，是知帛書雖屬古本，「也」字應不當有。」個人深以嚴說為是。因本章講「道」體，「無」「有」為道體之描狀，屬形而上學的範疇（上章「有

無相生」的「有」「無」，則指現象界事物之對待關係而言，與第一章這裏的「無」「有」之爲專有名詞不同義涵。「有欲」「無欲」則屬人生哲學的範疇，老子主張「無欲」而抨擊「有欲」的多害。就認識論範疇而言，則以「有欲」蒙蔽理性思考，妨礙人類認識。故而不當以帛書本爲定準。

帛書本雖然不是最好的本子，但在我將它與王弼等古本對校時，有不少處提供了有力的依據以訂正通行本。茲舉三例爲證：

一、第二章：「高下相盈」句之訂正。這一句各通行本「盈」俱作「傾」。因此在帛書發現之前，這句話就譯成高和下互相「傾倚」。當然高下相「傾倚」在文義上是不通的。十多年前我曾爲這一語句之不順解而遍查各古版古注及近人的校釋，但未能釋疑，直到核對帛書，甲、乙本都作「高下相盈」，才得知通行本作「傾」，是避漢惠帝劉盈諱而改。古人因「盈」和「傾」音相近而改「盈」爲「傾」後，句義迂曲難通，直到二千多年後我們才得以從出土的帛書中恢復原義。

二、三十一章首句：「夫兵者不祥之器」之訂正。這一句通行本俱作「夫佳兵者不祥之器」（傅奕本「佳」字作「美」）。按三十一章王弼本未作注，明代王道（字純甫）在老子億中已提出疑問，以爲這章有「古義疏混入於經者」，但他並沒有進一步說明。其後清代學者紀昀與劉師培均疑本章有注語雜入，但並沒有懷疑首句之衍，王念孫才懷疑本章首句中「佳」字之誤，不過他認爲「佳」當作「佳」，「佳」古「唯」字。日本學者中井積德乃首先提出「佳」字疑衍的見解（老子雕題）。直到帛書出現，才證實「佳」字確是衍文。

三、四十九章：「聖人常無心」句之訂正。這一句通行本都作「聖人無常心」，帛書乙本作「聖人恒無心」（甲本殘損）。當從帛書本爲是。理由如下：其一，「常」字屢見於老子，如常道、常名、常無、常有（一章）、常足（四十六章）、常無爲（三十七章）、襲常（五十二章）、知和曰常（五十五章）等等，全書共二十二見。凡老書所用「常」字，除用以形容道的永恆性或事物的長久性外，專有名詞則意指變化中的不變規律。無論它是形容詞、副詞或名詞，無一不是正面肯定的意義。因而四十九章這裏，若以「常心」連讀，而「無常心」意即要去除「成心」（即偏心或私心），則「常心」一詞竟成爲反面的意義，這不僅與全書文律不合，更有違老書對「常」字的極端肯定的意義。其二，「常心」一詞，見於莊子德充符（以其心得其常心），爲道家學派中的一個重要名詞。莊子所說的「常心」，當指不起分別作用的心——這是最高境界的狀態（「常心」據成玄英疏：「真常之心」，陸德明釋文進一步解釋爲「無妄之本體」）。因而四十九章這裏若以「無常心」連讀，則顯然與莊書上的意義相矛盾。在古本中，唐代的景龍、敦煌及顧歡本以「無心」連讀（均無「常」字）；在古注中，漢、宋注家嚴遵、河上公、李榮及王安石等人，都以「無心」作解，和帛書正同。帛本作「聖人常無心，以百姓心爲心」（有道的人沒有私心，以百姓的心爲心），從文義看，正合老子思想。這和他主張聖人不積以與人的觀念，是一致的。

以上三處，是我個人校讀帛書老子所獲得的最大收穫。

五十年代時，我國學者曾對老子問題有過許多討論。各家意見較少在老子哲學內容上作分析探討，而集中在下述問題上作爭論：其一是老子其人其書的問題，其二是老子階級立場及其思想代表性問題，其三是老子的世界觀屬唯心主義或唯物主義的問題。由於本書寫作的重點有所不同，所以沒能對這些問題加以探討。現在僅對這些問題粗略地提出一點個人的看法。

一、關於老子其人其書的問題，在本書的「修訂版序」中已有所論述，不再重複。總之，主張老書晚成的論點，多不能成立。這裏想再提一下的是：先秦各書固多為一個學派之作，但老子這本書主要是成於一人之手。其中有些語句，或不免有後學增補之處，但它基本上是出於一人的手筆。這不僅由本書理論前後一貫可證，文體的一律尤為明證（如「夫唯」……「是以」……等獨特的語句結構，屢見於二章、八章、十五章、七十一章及七十二章）。此外書中著者以「吾」、「我」自稱（見二十、七十等章），亦可為旁證。

二、關於老子的階級立場及思想代表性問題，個人以為：老子可能屬於士階層中人。由他那「無為自化，清靜自正」（史記本傳）的主張，及其所陳述的「我獨悶悶」、「我獨若遺」（二十章）的生活形態看來，較近士階層中的隱士（史記老子傳便說：「老子，隱君子也。」）一系。他的出身，究竟是貴族下降或庶人階級中的上昇者，史料頗欠缺，司馬遷在寫列傳時，對老子的事迹已不很明確。不過，其中提到他

曾任「周守藏室之史」，後來見「周之衰，迺遂去」。由這蛛絲馬跡看來，較可能是屬於下降的處境。但我們討論一個人的思想所反映的立場時，不能機械地以「出身」下定論或陷於「唯成份論」，當從他的言行來下判斷。就老子本人的言論內容來看，老子五千言，所談的治道（按莊子不談治道，這是老、莊政治思想的很大不同點），雖有「獻策性」的意味，但書中對統治者及貴族集團所展開的批判及其反映庶衆的願望與要求而言，無疑地老子其人其言，絕不能說是「站在沒落貴族的立場」，為「奴隸主統治階級立場」說話的。老子對當時統治階級所表現出的不滿、抗議的言論，遍見於全書，其中的五十三章、七十二章、七十四章及七十五章，尤為激烈。由他認為「人多伎巧，奇物滋起」而呼籲「絕巧棄利」、「不貴難得之貨」來看，他該是反對商業的。由他提出「天下有道，却走馬以糞」的主張來看，他對農業是十分重視的。因而我們認為：作為「士」階層的發言看，激於傳統知識分子的社會責任及時代感，老子的思想，在一定程度上的確「反映了農民和小私有者的要求」；他的部分主張，也有着「小農經濟自然主義的反映」。

三、關於老子世界觀是唯心主義或唯物主義的問題，這是當代學者所對壘爭論的一個主題。通過這些討論，可以使我們對老子哲學的基本範疇有較清晰的了解。然而不免有許多以現代思維模式去牽強附會的地方。其實老子在建構他的哲學系統時，未必意識到這些問題。若以西方哲學觀點加以分析，則老子的形而上學的性質是混雜的，在看似唯物主義的內容裏，却包含了唯心主義的成份；在看似唯心主義的因素裏，却包含了唯物主義的成份。其間的交織性，並不是那麼明確的。不過我們當了